

縱橫

· 叢刊第二輯 ·

目 要

「收攬人心」

孔祥熙的私人資本

一週縱橫錄·萬花筒

北大罪人胡適之

以布易米案的透視

美國——人間天堂

香港——去了可以一勞永逸

台灣——人與人之間已有裂痕

桂林——恨無摩天樓

廣州——已成京泥後塵

「爭和」新閣遲遲來

戰爭爆發了的北平

讀者·作者·編者

烏龜和鷓鴣

蔣夫人海外受馬蹄

徐比
竹干

莫令
火問

(本刊
通訊
特輯)

慕容
克貞

蕭坎
保金

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

戰雲影下話和談

世界上自從進化有了所謂「統治者」以來，就把人家那顆鮮紅的「心」，當作維持他自己底地盤的資本，用盡虛偽、欺詐、利誘的方法，來吸牧那些「人心」，拿出一些假仁假義，招攬到他底夾袋裏去當資本，或是墊腳石。不然的話，用鎖枷、用鎗桿子，壓住你不能走動，否則，你就得死！可是，「心」是脆弱的內在的，不能拿出來派作用途，而「人心」是抽象的，沒有實質，又不比乞乞可夫收買死魂靈那樣，可以開出名單收買，即使收買了罷，也往往有身南「心」北的事實，會出亂子，這是「統治者」認為最寒心的事情，大傷腦筋！

短評

「收攬人心」

比干

「統治者」有時是有些小聰明的，可是又給一羣丑角兒包圍住了，做出種種要不得的醜事，禍國殃民，以致失掉了「人心」，於是偶一清醒，看到夾袋裏的和腳底下的「人心」快要跑光，便手忙脚亂的來上一套，力竭聲嘶地喊出「快些收攬人心」！如果有那位上帝在創造人時，把心也像耳鼻那樣，生在外面，使人能一望而知是什麼顏色，那麼，社會進化到現在的「統治者」手裏，倒可大省一番手脚。如果能像物品那樣能够按件計價，那也省事得很，一旦被逼收攬，就永遠死了心。可憐的是，還不會進步到這一點，「心」還是內在的東西，

既沒有市價，也不能擺出來看。更應該爲人類慶幸的，倒是：人心是永遠傾向於真理的！當然，這當中也有少數甘願出賣的「人心」，昧於一時的高官利祿，輕便地賣却了事，花言巧語，殘害人民博得統治者幾句「深得吾心」，安插一個位置，於是猴頭上便戴到一頂官帽。那種人是「死心」，哀莫大於心死，我們人民是厭棄這種「人心」的，儘可把他當作人面獸心，不去管它。最粗淺的看法，歷來「統治者」到了要「收攬人心」，那便是已經顯出狐狸尾巴，山窮水盡的關口，想圖最後的掙扎。但人民大眾雖被他們的壓迫，可是眼睛是尖銳的，心裏是明白的，決不肯再行上當。真理所在，人民大眾底「心」早已嚮往，任你怎樣再開空頭支票，也決不上當。歷史不會永久停住在一個階段上，也不是幾個獨夫所能拉得住的，這末長遠壓在我們「心」上的重荷，終究是會在「人心」的協同之下，把它推翻的。事實的教訓，已經使「人心」堅強起來，像鋼鐵一樣，不再受欺騙，不再受引誘。現在正是「人心」發揮力量的時候！

「統治者」，再休要夢想「收攬人心」，清醒清醒罷！

爲了戡亂，爲了要求美援，結果所謂「戡亂」則愈戰愈亂，最初共產黨僅偏於西北一角，後來竟完全佔領了東北，控制了黃河流域，威脅了長江流域，聲勢像雨後的春草，日夜蓬勃。而美援呢？不但刪來遲，甚致美國竟去幫助打倒了的日本，對中國大不理睬，結果由刪刪而將頻於失望，這就不能不使政府當局發急了。每個的政府要員，大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於是在抗戰期中由威爾基主張請到美國去訪問的蔣夫人，不得不再奔浪跋涉到美國去呼救一下了。

蔣夫人去美國，這一次比了在抗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。

前次去時美國人熱烈歡迎，而這次竟大不然，冷冰冰的，飛機場上除了馬歇爾夫人及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外，不再有什麼人歡迎了。這一個冷淡，無異給蔣夫人當頭一桶冷水。照例，她應該立即回國，爲的已看出美國人的態度了。然而，她並不，她爲着國家大事，她爲着自己丈夫的畢生事業，她寧可忍辱含羞住，在馬歇爾的家裏，天天出去拜訪大人物。結果，大人物又大都走避，不肯和她相見。爲的是美國人現在覺悟了，覺悟到他好意的幫助中國，結果一切金錢物資，焦頭爛額的老百姓並沒有享受到，僅飽了貪官污吏的私囊，僅作了內戰而使老百姓受到殘

蔣夫人海外受馬蹄

金保

害，因此這幫助不僅不得到中國人民的感戴，反而受到中國人民的惡感，而且還有「我們幫助越多的槍彈炮彈，就殺戮更多的中國民衆，也就是所造成的向共黨投誠者也越多」、「我們現在已開始瞭解，再直接捲入中國內戰，也實在有引起和蘇聯戰爭更大的危險！」（以上見一九四八、十二月十八日密勒氏評論報）於是毅然的不想再來援華，免得花了錢財去買一個惡感。在美國人這樣的情態之下，蔣夫人要想把這情況挽變過來，親赴美國去走一遭，失敗多而成功少，這是每個人可以見得到的。

蔣夫人

人住了馬歇爾的家裏，爲了國家大事

，結果一天又一天的失望，於是，她不得不離開馬歇爾的家而去華盛頓了。好在華盛頓有着她哥哥的住宅，住在自己哥哥的家裏比較總好一些。然而她並不想立即回國，廿五日各報載：「蔣夫人預備明年二月間返國」。還是想爲國家大事來一個掙扎，蔣夫人也太苦了！

爲了這，有人說她等於是被馬歇爾一脚踢出來的。因此大家都說蔣夫人在海外受了馬蹄。

（本刊園地絕對公開，歡迎一切言之有物的政治、軍事、社會、文藝等各類稿件。）



戰爭爆發了的北平

洛克

砲聲，白天擾亂了教室中的上課，晚上驚醒了大家的睡夢；平津綏的客車已經不通了數日，大批的軍隊在向南撤退，軍運非常忙碌，謠言多到不得了，看來大局的轉變，好像就在今天明天似的。全校二千多學生，一部分比較有錢的早已跑了；可是有錢的究竟是少數，所以跑掉的還不到十分之一；大部分還是留在校中，這不是胆子大想看好戲，爲的國內國外，根本沒有桃源可找，倒還不如靜住校中，多看幾頁書，多作幾次實驗，來充實一下自己。

兩種相反的謠言

早幾日就傳出一種謠言，爲了國軍的節節南退，說傅作義將軍預備撤離北平而直到福建去。這是一種謠言，明眼人是不會相信的，爲的北平到福建，中間的距離太遠了，退出平津可以使人相信，撤離到福建，自然不能使人相信的。可是，社會上明眼人究有多

少？這明明是不足信的謠言，確也引起了不少人心的惶惶。大家知道傅將軍過去死守琢州的戰績，蔣總統對傅將軍相當的器重，把平津的一切軍政大權，完全託付在傅將軍的肩上，傅將軍爲要報答蔣總統知遇之恩，所以也許他再放出過去死守琢州的精神，來死守平津。可是，國軍節節南退，近郊已經變成了戰場，各大學一部分已在南遷，而北平並不趕築防禦工程，好像看來若無其事似的，祇有緊急戒嚴令提早在下四點就實行戒嚴，算顯出了一些戰事緊張而已。爲了這一些，於是又有一種謠言，說傅將軍已與林彪有所接洽，傅將軍知道大勢已去，決與共軍合作，所以郊外的戰爭不過是裝裝樣子的，城市就不需急急佈防了。然而，這是謠言，真實性還得揭開才能正式知道。

到北平過年

冬至、聖誕、新年，已經完全在目前，算下來是

沒日幾日了。當瀋陽，錦州相繼失陷，不久古北綫就有了軍事行動，共軍就有宣傳，說是准在兩個月之內為平津解放。現在，國軍節節南退，共黨就揚言，說是到北平過新年。新年就在目前了，看大勢這句話也許會實現。於是，大家都感覺到新年的氣象將怎麼樣？新年是理應慶祝一下的，但慶祝如何慶祝法呢？同學們雖有預備作一下除夕大聚餐，除夕遊藝晚會，電影等等，可是，局勢一天緊一天，共產黨已經揚言到北平過新年，眼看到那時候，恐怕有別的工作要做，不可能再在除夕上化時間了吧！

雙十二的後一天

抗戰前一年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不肯槍口對外，造成了國運一天不如一天的局面，於是十二月十二那天發生了西安事變，扭轉了中國下沉之機，大家一致主張實行槍口對外了，終於抗戰八年，國人忍痛犧牲，結果獲得了最後的勝利。勝利之後，又起內戰，弄得人民焦頭爛額，每個人都在咀咒，除了那些血管裏有着日本戰犯的血液的人。今年十二月十二，爲了時局關係，大家明哲保身，結果不作什麼紀念。可是，雙十二後一天的中午，前綫大量的退兵，清華園立即變成了兵世界，時局突然的緊張，這突然很有些像迅雷的不及掩耳。我們本來在上課，想看看我們的教授，在上最後一課時的情形，究竟比那都德小說中所說

的怎樣。可是，不待我們來欣賞這最後一課的情形，學校就宣佈停課。

師生的組織

上午，學校中已有了流彈傷人的事，中午，前綫退下了一萬多國軍，下午學校宣佈停課。這時候每個人眼睛裏望出來，陽光無力，很有些陰森森的怕人。我們在這時候，誰是我們的保護者？惟有靠自己。於是教授會、教聯會、職工會、自治會立即組成了防衛隊。好在我們事前早有準備，所以組織起來不難，一聲呼召，立即成功。醫療救護隊，也迅速組成，而且和校醫室取得了相當的聯絡。我們一切組織成功，時間已三點鐘了，四時即須戒嚴，那我不能不迅作報告，也許此報告在未和平之前是最後的通訊了吧！

保護文化

我的報告正寫到此地，突然，共黨的宣傳又來了，希望我們就在一二日內復課。共黨決不破壞文化。北平是文化中心地，共黨除危脅着北平，還是繞道趨天津，爲的北平是文化城，戰事毀滅文化，那守城者有應得之罪，而進攻者也不能辭其咎，所以共軍決不砲火直轟北平城。是耶？非耶？且待事實證明！

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半寄自清華園

那裏是安

隨便政府怎樣地聲明一絕不遷都，事實上京滬的達官豪富，還是爭先恐後積極撤眷中，尤其是中樞第一流要人們的行蹤引起了成千成萬老百姓們的注意。

過去，歷次的戰爭中，上海向來是被認為最安全的收容所，但這一次，可不是這樣了，他們覺得連上海的人都在作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」之計，所以又提起鋪蓋箱籠，急逃到更遠的地方，去找一個火藥不會燒到的安樂窩。

可是，什麼地方是安樂窩呢？政府說若要遷都，不外是台灣和華南，當然不可能把政府移到美國和香港去，（連遷都已經是在國際觀瞻上不成體統！）要人們倒可以逃到美國、香港去，而老百姓却行色倉惶，沒了主張。

有人說杭州好，不過只好在西湖風景，萬一南京不保，杭州的安全還不是百步與五十步之比。有的說長沙好，因爲它是中國的心臟，但據戰略家觀測，武漢周圍的情勢比之南京有過無不及，一旦武漢危急，長沙又安

能免災？即使無事，這小小的省城，怎能容納得了這許多的人？若說重慶好罷，在四川邊境，近來也有土共時常出動突擊，決非安穩之所，並且地方情形還要複雜，一切防不勝防。重返四川之夢，也做不得！

那末，什麼地方是安樂窩呢？這是誰也搞不清楚，也沒有誰敢擔保的事。不過，胆快的人，盲目的人，這裏可以給你一些參考，你自己去選擇認爲安樂的地方去吧！

美國——人間天堂

地球是圓的，即使用最好的望遠鏡，在美國也看不見中國的烟霧瀰漫，血肉橫飛，的確，在美國是會使你慶幸的，等於是人間的天堂。從此，戰火燒不到近邊了，從此，你可張開嘴大嚼肉，從此，你住的是高樓大廈，穿的是最好的衣服，總之，你能到了美國，你就是神仙，用不到再愁誰勝誰負，可以養得像豬仔一樣胖！

但能够插翅飛到美國去的，能有幾個人呢？即使是最有錢有勢的人，也不要經過許多轉折就飄，明年三月的飛機票早已定掉了，可是，明年的三月是怎樣一個局面，也是一個不堪推測的謎。即使你慶幸已定得飛機票能在明年三月之前到美國，可是美國的生活，已經較戰前高漲許多。最成問題的，是房屋的缺乏。在紐約和華盛頓，房荒狀況並不次於上海。如果



樂窩

被你找得到，祇要出些小費，此外並沒有什麼頂費之類。吃，節約的中餐晚餐各美金一元五角，早餐一元，一天四五元可以將就過去。總之，一個人的生活，二百美金一月可以苦苦過。如果一家呢，譬如說夫妻兩和兩個孩子，一個月連房租，伙食和必要的零用等支出，五百至六百美元是不能再少了，折成金圓券呢，總在兩萬左右。如果你準備在美國避難一年的話，則護照問題不談，一年費用連同來往旅費，一萬美金不能再少了，那就是四五十萬金圓券，二十根大筒子！朋友，你有這個數目的私產嗎？

而且，在美國人的眼裏，是最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的，因為在他們想來；中國人是貪污無能的，尤其對「戴爾」的成績，更加深了他們的輕視與不齒，中國的事與人，在他們以為是病人身上的贅瘤，他們不要看，談不上歡迎，乾脆說：討厭！

喂！你還有勇氣去嗎？

香港

去了可以

一勞永逸

美國既是不歡迎，而且也祇能少數豪門可以去，決非中產階級的人抗得起，那末，我們且來談談香港的情形吧。

香港是一個蕞爾小島，無法向四周開展，這次戰後，又形成畸形的繁榮，房荒是香港當局最傷腦筋的問題。

即使有也是普通房子，可是已經住上四五家，甚至十來家。當然，香港的高樓大廈不是沒有，有的還附有花園和游泳池，可是非美金三四萬莫辦。在上海，獨住一幢，或一層；甚至亭子間。但在香港，多數像輪船和臥車那樣，以一張床為單位，但也還是費和手續費的。去香港是容易的，毋須什麼護照，不過全家遷去，租兩三間住屋，至少要港幣近萬，折金圓券就五萬多，你頂出了上海的花園洋房，在香港恐怕只能頂進一間頭房和一間中間房。這是住的方面，至於吃，每人每天卅元港幣，也還吃不飽。如果五口之家，非金圓券八百元不可。總之，在香港生活，並不比在美國省些。

隨你有多少金條美鈔，也不能帶到香港去。香港是禁止黃金私運入口，而海關也不許你帶出去。前些時，上海女代表金振玉帶了五只金元寶，在啓德機場下機時被搜到了，全部沒收，吃官司與否並無下文。（倘使你是普通人，哼！）依照海關的規定，限帶美鈔

一百元，金圓券二千元，金銀一律不准攜帶。這一點錢能派什麼用場？到香港後難道不用生活嗎？

雖然困難重重，但逃的人還是以為到香港去了就可以一勞永逸。就在香港的人，也瀰漫着一駝鳥精神，以為中國即使是在共產黨手中，也決不會染指香港。其實，這種倖存的心理是極不可靠的。別以為香港如果一旦有事，總比較好些，你看珍珠港事變時的情形，就是一例。目下估計，駐港英軍有三千餘，而據香港報紙說，在廣東的土共游擊隊，就有四萬至五萬五千人左右。一位香港的警務高級當局曾說過：「我們無法從軍事上保衛香港。」

那末，從什麼上來保衛香港呢？

台灣——人與人之間已有裂痕

逃到台灣去的人是最多，可是去了而打回票的，也以台灣最多。

大量的人湧往台灣後，人口是突然增加了，物價也跟着猛漲，尤其是房屋的租費跳上了三四倍。這使台灣本地人莫不皺緊眉頭，因為他們趕不上這個高漲的生活。而逃到台灣的人們，開始是手頭帶着一點錢，漸漸地，看着它像夏天握在手裏的棒冰一樣越化越小了。即使你還有金條，它在上海氣焰萬丈，但在台

灣，却並不吃香。與香港鑄的金條一比要打上一個大折扣。如果你在台灣沒有經濟基礎，坐吃山空之後預備如何？

台灣在今天雖還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，可不能把它當作政府的基地，和避難的收容所，它只是一個設備不良的防空洞，流彈也許可以躲一躲，炸彈投中與否就不能保險了。還有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和了。過去的「二二八」事件的陰影尚未褪盡，至今還隱隱的造成一條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間感情上的裂痕。

人之相處而無感情，味如嚼蠟，有何趣味可言？

桂林——恨無摩天樓

因了戰事，據說桂林又要成為「後方重鎮」了，從青島以及京滬一帶的京官，都大批的退到桂林來，帶着大批的「財香」，買房子，購地皮，因而市價跟着日漲夜高，物品的價格，自然也不敢落後漲得本地人蹙起眼睛閉不下。一星期中本來四十幾元的一百市斤的米，現在已經漲到一百幾十元！但是，桂林的房子，過去大半給敵人燒光，新造的，在這四年光陰裏，也祇够自己住，那裏有空的供給外客？恨不能平空長出幾百幢摩天樓，來廣容避難貴客！蘇新民主市長因而在鼓勵市民建造房屋。

可是沒有用，來的還是來，很多機關疏散到桂林

來的，就都租用旅館；中國農民銀行的職員連同家眷，大約有兩千多人罷，準備要在廣西各縣都分設一個分行，以資安插，因而現在租定興仁旅館。陳納德的航空大隊，陝西的一個航空機構，都要在桂林找地方，佈置他們的航空設備，大家都有的是條子，高價不在乎。

到桂林的，聽說已經有一萬多人，知名的有東北宿舊萬福麟，和他兒子國賓，帶了一家卅多口由南京巡來。桂林省立委章水成夫婦（蔣總統底姪女婿）跟李副總統夫人樞來之後，短期中也不想走了。這裏的人在京滬有朋友的，都接到請託找房子的信，準備知道桂林的行情以後，立即疏散過來。祇要是達官貴人富戶，一切都有辦法。

桂林風景區的環湖邊，有一個時髦女郎蹲在那裏告地狀：「難女南京人，名佩英，曾肄業某中學，此次隨母疏散來桂，因盤川用盡，母病於旅舍中，命在旦夕，小女本欲賣身醫母，未獲同意，故拋頭露面，乞於仁人君子之前，請大發仁慈之心，予以救濟，小女來生再報。」字跡甚為娟秀。她身穿紅色條子旗袍，約十八九歲，面有菜色，身子蹲在地上，目光向下凝視，圍觀的人中有一人問她：你為何在這行人僻靜的地方行乞？一女郎良久纔長嘆一聲，似有無限言詞不能表達，狀頗尷尬。那人見其可憐，乃贈金圓一百，令其速返事母，女郎向他叩頭不已，旋即收起地狀，向中山南路而去。

廣州——已成京滬後塵

廣州，也是大批人的逃難目的地。近來是比以前繁榮多啦，最主要的是下面這幾類行業：旅館、酒樓、娛樂、地產、和百貨公司。這是此來游資集中的目標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也反映出了游資的走頭無路的苦悶。高物價使另外許多商業都瀕於風雨飄搖之境，就商行業中區的一德橋和長堤一帶來說，歇業倒閉的總有二十多家。廣州房荒的嚴重，向來可與上海比美的，現在，更到了變本加厲的程度。穿，因為華南氣溫暖，帶一些衣裳儘够了，毋需再添衣服。吃，就成問題了，苦祇苦了主婦們，她們非在清晨五時以前上市排隊，要買五斤米或其他的菜和油，都可能兩手空空的回來，至於柴，草價已與日俱增了。

本來是一個非常繁榮和安定的廣州，現在幾乎被逃難的人山人海拖倒了。廣州人都有此感：「爲什麼逃到這裏來，現在不是跟南京、上海一樣了嗎？碰不碰條子！條子！你稱闊，我們要拖死啦！」朋友，你假若到了廣州，就會覺得不是跟上海一樣嗎？所異樣的，只是天氣溫暖，一年到頭像上海的秋天。

好了，這一幅熙熙攘攘的流民圖，你已靜心的看過了，你預備再作什麼打算？

一週縱橫錄

▲台北電訊：自霍夫曼停止對華七千萬美元長期建設，及工程計劃撥款之消息傳至此間後，有關人士均爲之愕然。此間原在積極籌設美援辦事處，正準備辦公。美援七千萬美元，台地分配者有台糖公司、肥料公司各一百萬元，台鐵、台電各一百五十萬元。除台電已派人洽購機器外，其他三處迄未得一文。憶司徒立門調查團今夏兩次來台，此間『盛大招待』，某人士今日聞此訊後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『賠了老本』！

▲東京廿三日上午十一時廣播：日本甲級戰犯東條、土肥原、松井、廣田、板垣、木村、武藤等七人已於今晨在巢鴨監中絞台上被絞決。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中、英、蘇、美國委員都在場觀刑。事後四國委員都不願說出當時刑場情形。

▲據日宮內官員傳出消息，裕仁廿三日整天獨居於皇宮的褐色書房中，當接到東條及其他六戰犯執行死刑的消息後，他似『極爲感動』，遂取消其子明仁冊立爲皇儲二週紀念的慶祝儀式。又據晚報東京新聞載稱：裕仁廿三日與全國人民一致舉行『保持和平』的新禧。

▲警察局廿三日接得由市政府轉來的內政部代電，命令吊銷『觀察』週刊登記證，永久停刊。內政部原電說：『查觀察週刊登言論態度一貫反對政府，同

情共匪，曾經本部予以警告處分在案。乃查該刊近且變本加厲，繼續抨擊政府，譏評國軍，爲匪宣傳，擾亂人心，實已違反動員戡亂國策，應依照國家總動員法第二十二條及出版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，予以永久停刊處分。相應電請查照辦理，飭繳原領登記證送部註銷。』

▲(十二月二十三日各報)中國商船駕駛員總會、中國輪機師總會、中國航海駕駛員聯合會、淞漢區總公會、中國船舶無線電員總會爲王培基律師向全國船員請求寬宥啓事：王培基律師在江亞失事真相未明前，歪曲事實，惡意侮辱，引起公憤，經該律師列席交通部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之會議，明瞭事實真相後，自知錯誤，遂書面請求寬宥，用特敬告各界，藉正視聽。(王培基律師親筆請求寬宥書內容爲：『敝人關於廣播江亞失事慘案情形，因據片面報告，每多失實，請全國各級船員寬宥原諒。』)

▲(十二月二十四日各報)甯波旅滬同鄉會江亞輪慘案善後委員會質詢交通部、航政局、招商局啓事：查本月二十一日交通部航政局邀集各機關在招商局，召開江亞輪失事調查會議，本會代表王培基君於會議甫畢，突遭多人包圍，擁入招商局沈副總經理室內，勒寫伏辯，並於今晨製版公諸報端，實堪髮指，而交通部航政局招商局負責者聽任聚眾恣意橫行，不加制止，尤深遺憾，爰特登報質詢，並請明白答覆，以釋羣疑，此啓。

經濟
内幕

孔祥熙的私人資本

徐竹

三：祥記，長江，揚子，嘉

陵四大公司

孔祥熙認為做生意是最神聖的事。卅二年重慶銀社開歡金大會，孔勉聽衆爲卜式輸財，羣衆高呼：「請孔副院長拿出錢來！」「一百萬！」結果孔笑嘻嘻地說：「我那裏有錢，我只是一個窮公務員，財政部長薪水才八百塊，我捐一點，這是我因爲還做的一點小小的生意而已！」孔是一向以做生意爲副業的，這是實在話。

孔開始經營商業是民初開辦的祥記公司，爲美孚油公司在山西的推銷人，批發火油，棉紗、疋頭等。這生意利息不小，另外還辦了藥材舖，廣茂興就是其中之一。孔在日本向宋謁齡求愛時，即說明他的戀愛資本有他的祖先的票號，自有藥材舖子（主要的售參茸）等從東北直到廣東。（這是吹牛）實際上孔一直到民十五年才到廣東任省財政廳長時，才把商業推廣到廣東。在上海時，孔夫人，宋子良、陳行、徐堪有七星公司，專事證券，標金，棉紗，麵粉投機，後來出事

，由杜月笙調停。

抗戰期中，孔的商業幾乎完全交給太太、少爺、小姐、中信局的運輸處，便是掩護機構，由林青良任經理。在重慶成立的商號有祥記、慶記紗號、強華公司、大元公司、恆義、昇和、華福公司——華盛貿易公司。祥記公司有汽車卅餘輛。慶記紗號專做棉紗，與公家的福生莊相配合賺錢，強華做運輸與貿易，大元做五金電料，恆義、昇和專營洋雜百貨，廣茂興經營參茸藥料。傅斯年民卅四年曾在參政會公開檢舉祥記公司。

抗戰後，孔認爲宋子文外匯開放，外匯壓低，實是千載一時的實辦事業黃金時代，孔的商業資本大規模擴充。其中孔令侃主持的前後有長江、揚子公司，孔令偉主持的有嘉陵公司。這些公司異乎祥記等，而爲現代化的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公司。祥記則留於重慶營棉紗疋頭進口，桐油、藥材、豬鬃出口。

長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於戰後成立。董事長爲孔令侃，總經理余梅生，副總經理王戡之。孔用人向不避貪污，這個公司的任務是國內貿易，及投資工商業，國內總公司設於愛多亞路九十七號，主要的業務

爲做糧食生意。卅五年四月徐堪決定辦糧貸十億元，名單由萬墨林擬，汪達人便把孔老闆的長江介紹給萬，於是長江公司獲六千萬元貸款。王巽之不但從糧部貸款，以厚生公司名義向浙江貸了一億五千萬元。四月十四日領得貸款；至楓涇無湖採運，至五月十四日共存糧一千八百七十七石。萬墨林是豆米公會理事長，經營萬昌米行，他的米賣給萬昌號囤積起來。汪達人也默許，他說是奉徐堪命令暫停拋售。結果上海米價因有此等囤戶，而大漲特漲，米價由三萬跳到六萬以上，糙米懸牌賣出五萬一千，但長江又收價掛高到五萬五千，米價立即暴漲。CC對此事極爲吃醋，因爲十億糧貸本決定由中國農民承貸，臨時改由中國銀行貸放，CC商行沒有一家分潤，盡爲孔徐糧行發財。故由CC健將江蘇監察使程滄波爲文檢舉。此案後經上海法院地檢處提出公訴，結果却不了了之，萬墨林以國大代表，地下工作者市參議員的身份爲上海要人，所以有些攻擊糧貸的報紙，反被他主張封閉。

揚子建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比長江公司經營範圍更廣泛，側重國際貿易，爲美商的買辦。該公司卅年即有成立之擬議，卅四年冬籌備，卅五年一月成立，資本一億元。實爲孔與杜范兩開人的合作。卅六年七月增爲十億元，分爲一百萬股，孔令侃佔廿四萬九千股，杜月笙七千股，范紹增等三人各佔六千股，趙季青等三人各佔九萬股，顧心逸等五人各佔五萬股，姚文凱四萬八千股，賂清華等二人佔四千股，孔令侃佔絕

對優勢。孔令侃、杜、陳鐘聲均爲董事，孔令侃任董事長兼總經理，下設工業、營業、事務、財務、代理進出口、顏料、影片等九部，及漢口、福州、南京、香港、天津等五個分公司。其營業項目分農、礦業開發運輸、倉庫、保險、房地產，國內外產品運銷及工商投資等。

揚子的往來行莊是中國銀行，中國實業，中國工廠，國華、國孚、中國通商數行，揚子公司是巨大的壟斷的進出口業豪門資本，與中紡公司同爲卅六年度輿論一致指摘攻擊的機構，揚子的規模甚大，該公司自和平以迄八月，單官方外匯就結購美金一百八十二萬，英磅二萬一千磅，瑞士法郎四萬五千。正結未清者另有美金九十萬元，英磅一千三百磅。出口結售外匯美金九十五萬四千八百元，英磅九萬五千磅，瑞士幣廿六萬六千法郎。黑市買賣外匯尚未計及，另有一個傳說，揚子單在一張公文上，即獲一百五十萬美金，黑市加官匯，總數一定相當可觀。

揚子購進的貨物多爲奢侈品，因爲可獲暴利，以外爲棉花、藥品、汽車一項購進奧斯丁五十輛，滙入化妝品一八二箱，合一萬六千美金，其中二箱爲香水、脂粉、又購冰箱三只。

該公司與美英廠商二十家，約定爲特約獨家經理。其中大半爲藥廠，到卅七年秋，獨家經理已達六十二家了。

揚子建造公司在國外有聯號，最初擬在倫敦紐約

各設公司，在倫敦的揚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成立，揚子貿易公司却成立了，紐約揚子貿易公司設於紐約百老匯路八十號一千六百室。據美國方面調查，紐約揚子公司一九四三年就創立，戰時一直沒有活動，卅四年才開始營業。該公司資本十萬美金，完全收足。生意門檻非常精，在戰時即組辦事間，但開銷減至最低限度，抗戰停止後，大做特做，主要的是經營美國出口，進口做得極少。

紐約揚子之壟斷貿易由此可見一斑！交通部派赴美購買原料，一切辦妥請購外匯，已呈准政院向中國銀行結購外匯，於是簽訂合同。但合同訂好，中國銀行仍然不肯發外匯，後來中國銀行的人示意，此事可向孔大少爺的揚子公司去商量，揚子公司認爲「此事很簡單，只要本公司作經紀，支百分之五的回佣就行」。中國政府中紡所購棉花、大部由揚子、孚中經手。

紐約揚子公司，實爲孔的妙用。法理上分立，僅在業務上聯繫，互相代銷貨物。紐約揚子委託，中國揚子代銷，由中國揚子收佣金百分之五，鉅額交易達萬美金者爲百分之二·五，中國揚子委美國揚子者亦然，而且美國揚子委託寄售貨物，再由中國揚子請求官價外匯。這種情形下，中國揚子可以躲稅，逃避外匯。

揚子對猪鬃茶葉出口也壟斷其力，猪鬃方面，由揚子四川畜產，南洋等公司壟斷百分之八十。茶葉、

桐油出口亦不在少數。此部份由許性初經理，甚爲活動，卅六年九月揚子曾在美國拋空猪鬃一百五十擔，後以高價在滬收購，補足後仍以八百萬價在市收購，後提高到九百萬元繼續猛進。卅六年九月上海的猪鬃業公會常務理事費梅生發表談話，指摘揚子公司阻撓猪鬃業共同收購額美猪鬃廠。該廠太平洋戰爭後停頓，猪鬃業想把它買下來，不料到額美去調查時，揚子却捷足先登。猪鬃業認爲卅五年生意全被他搶去，卅六年連整個廠也被收買，實在逼人太甚。

揚子公司又留用了大批德國納粹黨徒在顏料部工作，據說有兩女三男，有一位且爲孔令侃私人女祕書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爲文抨擊「中國的官僚資本與留華納粹餘孽」，「德國人被扣留下來，徑徑有非技術人員——納粹宣傳家，混跡其間。他們有時候利用中國重要人物的私人友誼，有時候是對貪污的個人或官方公然賄賂」；「整個留華納粹黨餘孽問題，已經變成一堆臭氣重天的骯髒垃圾」。揚子留用的是德字洋行顏料部的人，過去德字洋行，顏料部是上海國社黨的祕密情報機構。

揚子公司不僅做國際貿易，而且也做國內貿易。不做則已，一做又是壟斷作風。卅六年揚子公司派員十餘人，攜款五百億，到雲南搜購美種菸葉，甚至若干地區的靑苗，都被買下。昆明菸廠慌了，請求貨物稅局制止，結果竟遭拒絕。當時昆明報紙標題爲：「家門資本襲竄」。

(未完)

烏龜和鷓鴣

——大眾小說之二——

蕭坎

從前，有一座海島上，住着許多烏龜，那島上也有很多的樹木、果樹，和清澈的河流。除去四周的瀾瀾的波濤之外，什麼都很平靜。

夏季的有一天，有兩隻鷓鴣正在經過這座海島的時候，因為覺得非常熱而疲乏，就想找一塊涼爽的地方，暫時休息一下，因而放緩了翅膀的鼓動，到處探找，找呀找的，忽然給牠看到了烏龜的住家，便立刻飛將過去，在那靠近的地方立停下來。

這當兒，烏龜們剛巧從外面找了食物回來，一眼看到鷓鴣，覺得非常美麗，就衷心地愛上了牠們，同時，烏龜們底眼睛也就對美麗的鷓鴣閃出好意的光輝。於是，烏龜們一邊對造物主表示感謝，一邊對鷓鴣表示歡迎，每隻烏龜底嘴裏都這樣地說：

「這種烏龜在鳥類裏面，也一定是最最美麗的鳥兒了！這種鳥兒才配和我們龜族交際，無疑可以拿牠當做兒子，

表示我們龜族並不想獨佔這座海島，也能容納異類。祇要我們好好的撫慰牠，牠那樣子是肯聽話的。」

那樣說着，烏龜們一齊爬近鷓鴣，開始安慰鷓鴣，親近地招待，看護牠的疲勞。

兩隻鷓鴣看到烏龜們這樣親切，也覺得烏龜們很是可親，雖然牠們勇剽的套住硬甲，而形相又非常醜惡，但是，心地倒是和善的。因而鷓鴣覺得與其現在這樣到處飛翔，到夜間沒有宿處，很是苦惱，還不如現成的借牠們底地方住下來，總可以安定了。於是，雙方表示親睦，決定合在一起居住。

那樣，鷓鴣在早晨就飛到外面去飛翔，找尋食物，表示是自由的鳥類，到夜間就回到烏龜那兒一同過夜。這樣一天一天的，度過不少日子。

不久之後，烏龜們覺得鷓鴣在白天的看不到影子，到夜裏才能看到牠們，總有些不很滿足。因為這樣下去，依然表

現不出烏龜們是能容忍異類的，反而白讓鷓鴣佔去了住的地方。於是，每一隻烏龜都有了同樣的意思，這樣地說：

「那兩隻鷓鴣既然成為我們底朋友，而我們又是那樣地愛憐牠們，不忍分離。但是，牠們在白天却依然到處飛翔，看不到牠們，一直要到夜裏才能見面，那還是不行呀。可有什麼方法，使牠們永遠在我們底身邊，不再離開嗎？」

這時，有一隻烏龜便說：

「那有什麼辦不到的。例如說，就是要叫牠們連眨一眨眼睛的時間也不離開我們，都是做得到的。我來進行給你們瞧就是了！」

於是，另一隻烏龜也接着說：

「假使真的辦到，我們願意做你的奴隸！」

因為，烏龜族的習慣，祇要對龜族本身有益，便連做別一族的奴隸，也覺得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。

現在且說，那一天，鷓鴣們飛翔一會，吃飽了肚子，又回到烏龜們家裏來了。烏龜們一看看到鷓鴣回來，便由那隻聰明的烏龜嘴裏喃喃的爬到鷓鴣們身前往，搖幌着細頸的尖頭，打過招呼，祝頌過牠們平安地回來，就開口這樣地說：

「啊，鷓鴣先生！託了上帝的福，

「救，實在是難受得很！」

L

是不安。萬一像上次那樣疲乏了

「很！」

1

「過光陰的好。那樣，你們可以吃我。」

「過快樂的日子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這倒是很不錯的，我們也現成給

這樣，就隨和着烏龜的話，把自己

的，一
滿足
的生活。

道東打一個泥洞，西鑽一個土窟，

幸而不死的，因為到了冬季，也就

白蟻的蟻，現出牛死的狀態。

所以不能飛翔了。雪地上，

這時，忽然出了烏龜，門前，不

是覺得而已，牠們依然一隻隻縮起

鴿子們實在忍不住了，就對烏龜們

替我們想一想辦法嗎？」

法可以替伊想听！忍而着，过了就不要紧了。——

「我現在方才知道受到你們的欺騙。」

被冬天的怒濤冲掉的，那時候，你

受滅亡是一定的事情。我們已經知

把整個海島全都淹沉了。

「爭和」新聞遲遲來

慕容貞

平津交圍，徐蚌吃緊，在這樣緊鑼密鼓的戰局聲中，立法院長孫科忽然在醫院中受命組閣，全國人民都一致寄以熱望，衆目睽睽的注視這新內閣的陣容，而『無稽』的和平空氣之傳發，也跟着一天濃似一天，雖然新聞局長董顯光斥和平之議爲無稽，而美國合衆社則表示其美國人之消息靈通而且正確起見，一再發佈消息，硬說和平之談，確有其事，絕非『美國牛皮』而孫科也說要『爭取光榮的和平』，於是乎，那一些上海之蠢的投機囤積者，莫不色然而喜，同時黃金擠兌的情形，更爲熱烈，和平之談果然無中生有的像煞有介事起來了。可是左等也不出來，右等也不出來，孫科依然躺在醫院裏，據說爲了考慮組閣的陣容與施政策略，累得吳鐵城等數度促駕，這纔赴京，但是新閣陣容還是遲遲不能產生，甚至幾乎流產，幸而在最後一次抉擇之下，新閣竟得以組成，名單的陣容中最爲人所矚目者，乃是不管政委張文白將軍，萬惡而又天真的上海人，一向把他目爲『和平天使』的。這一次組閣險瀕流產的原因，南京盛傳主要的在乎孫科讓出後那一席立法院長的缺位。因爲依着孫科的

的意見，一定要將這位以前担任過和平天使的吳鐵城加入內閣，担任副院長之職務，可是那些立法委員老爺中間，據說有什麼有別於『俱樂部派』等數小組人，都要這位德高望重的吳鐵城來填這空缺，然而又有頗多『德高望重』的大員們，也很想指染這『上權威』的立法院長之座位，嚐試一下權威的滋味，在後角逐者大有人在，又一說那位孫閣揆還是對立法院有點兒舊情難捨，在這樣多角的周折下，內閣的陣容之佈置安能不受其累哉！所以新閣陣容雖又排定，而立法院長之缺位，也正是大員們角逐之新對象，政輿系？C系？抑太子系之舊人；可拭目以待分曉。

下週預告

大眾小說之三：

蛇和象的故事

蕭坎作